

#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（之四）

——試論彌勒信仰與菩薩思想發展的幾個面相

悲廣文教基金會董事 郭忠生

## 【本文目次】

### 肆、釋尊的前生、今世、「來世」與彌勒

§ 4.5.6.4. 《須達哆經》與〈隨藍本生〉：本生類經各種變化的例證

§ 4.5.7.1. 本生類經的發展性與彌勒信仰

§ 4.5.7.2. 印度 Bharhut 的本生圖像

§ 4.5.7.3. 釋迦菩薩的布施波羅蜜

§ 4.5.7.4. 現在十方佛與同行同願諸菩薩

§ 4.6. 《興起行經》中的釋尊與彌勒

## 肆、釋尊與彌勒的前生今世

### § 4.5.6.4. 《須達哆經》與〈隨藍本生〉：本生類經各種變化的例證

前三小節 (§ 4.5.6.1.— § 4.5.6.3.)，分別從本生類經人事時地物的性質、所要傳達的旨趣，以及表現的媒介，來說明本生類經變化可能性。在討論的過程，雖說到一些例子，但不夠具體，此處可以《中阿含經》第 155 經《須達哆經》，關於須達哆長者的布施與釋尊的〈隨藍 (Velāma) 本生〉，略作討論。先列出相關資料如下：

- A. 《中阿含經》第 155 經《須達哆經》，大正 1，頁 677 上—頁 678 上。
- B. 《增支部》，IX，20，Velāma (《漢譯南傳》，24 冊，頁 51—頁 54)。
- C. 《須達經》(T 73)，大正 1，頁 879 上—頁 880 上。
- D. 《長者施報經》(T 74)，大正 1，頁 880 上—頁 882 上。
- E. 《三歸五戒慈心厭離功德經》(T 72)，大正 1，頁 878 下—頁 879 上。
- F. 《增一阿含經》，〈等趣四諦品〉第 3 經，大正 2，頁 644 中—頁 645 上。
- G.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(T 1442)，大正 23，頁 869 中—頁

871 中。

H.《六度集經》(T 152) 第 17 緣，大正 3，頁 12 上—中。

I.《菩薩本行經》(T 155)，大正 3，頁 113 下—頁 116 上。

J.《菩薩本緣經》(T 153)，〈毘羅摩品〉第 1，大正 3，頁 52 中—頁 55 上。

K.《大智度論》(T 1509)，卷 11，大正 25，頁 142 中—頁 143 中。

L.〈Khadiraṅgāra Jātaka〉(No. 40，《漢譯南傳》，31 冊，頁 293—頁 302；DPPN，I，708—709，s. v. Khadiraṅgāra Jātaka)。

M.《增一阿含經》，〈護心品〉第 5 經，大正 2，頁 565 上—中；〈八難品〉第 8 經，大正 2，頁 755 上—中。

如果按照下文所敘述的內容，再進一步推演，相關的資料很可能不限於這一些（參 Lamotte[1949]，677—679 注解部分），但此處所說的，應該足以說明本生類經的種種變化【須達哆就是一般所稱的給孤獨長者（Anāthapiṇḍika，阿那邠底），有時略譯的須達，或意譯為善施、善授（《印佛固辭》，32），為免混淆，以下一律作須達哆；至於隨藍長者（Velāma），譯名更是相當多樣化，以下一律作隨藍】。

一、《中阿含經》第 155 經《須達哆經》，此經大體上可分為三部分：

1. 釋尊問須達哆是否有布施；須達哆靦腆的表示，雖然有布施，

只不過沒有好東西供養，只有「糠飯麻羹，薑菜一片」，釋尊則說東西好壞不論，重點是要「信施，故施，自手施，自往施，思惟施；由信施，觀業果報施」，簡單的說，就是「至心而行布施」。2.釋尊以自己過去生中，身為隨藍長者（Velāma）的布施，來作說明。依一般的理解，此處的〈隨藍本生〉是在作功德校量，但此處的十一種情況，比較的基礎不太一樣。最先是以食物來布施，而比較的基礎是受施者（福田）；受施者的道德或修證成就愈高，布施者的福德愈大。但在第八種情況，則是「作房舍，施四方比丘眾」，勝過以食物布施；最後三種已經不是布施，而是行為人本身的作為，依序是受三歸五戒、修慈心、觀無常苦空無我。

從這幾種比較，可以看出，本經是以須達哆家貧，用麤糙的食物供養為楔子，引出布施者應有的態度，只要能信施、自手施等等，即便是麤食，還是有大福德，接下來說的〈隨藍本生〉，情節很簡略，故事性很淡，重點反而在功德校量，而這樣的比較，其實不一定要在本生類經中出現。又，比較的內不限於布施，甚至在最後三種，顯然把重點轉向宗教修證，甚至可說是某種程度的給布施功能做限縮性的理解，再多的布施也比不上受三歸五戒、修慈心、觀無常苦空無我！

3.最後可看作是「結分」，經文除了表明隨藍長者就是釋尊外，還有一段話：

「居士！我於爾時，為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，為天為人，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；

爾時說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淨，不究竟梵行，不究竟梵行訖；  
爾時不離生老病死、啼哭憂感，亦未能得脫一切苦；

居士！我今出世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、號佛、眾祐，我今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；為天為人，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；

我今說法得至究竟，究竟白淨，究竟梵行，究竟梵行訖；

我今已離生老病死、啼哭憂感；

我今已得脫一切苦」（大正1，頁678上）。

這一段經文相當繁複，大意是說：釋尊過去本生有若干德行，自利利他，雖然成就很高，但仍不免生死輪迴；到今日成佛，才算究竟解脫。對於過去本生這樣的評價，雖然沒有全盤否定，但基本上有「昨非今是」的意味（其實在功德校量的開頭，就間接的表示像隨藍長者那樣的布施，功德還是有其限度的），而《阿含經》所說的許多則本生，都有這樣的語句（參考印順法師[1981]，114—115所舉的文證，這些是「本事」轉化為「本生」的例子），可見這在聲聞佛典，反應一種價值判斷。

二、須達哆（Sudatta），顧名思義，就是「善施」的意思。釋尊讚歎須達哆是大檀越主，「我弟子中第一優婆塞，好喜布施」（《增一阿含經》，大正2，頁559下、頁565上）。須達哆是舍衛城的富商，

財力豐厚，他花費鉅資，在舍衛城外，「往來極好，晝不喧鬧，夜則寂靜，無有蚊虻，亦無蠅蚤，不寒不熱」的地方（大正 1，頁 460 下，《教化病經》的用語），營建祇園精舍（Jetavanārāma），這是佛教有名的傳說。

在南傳佛典的傳說：須達哆之妻，名叫 Puññalakkhanā，他們有一位兒子叫 Kāla，三位女兒分別是：Mahā-Subhaddā、Cula-Subhaddā 與 Sumanā。大女兒與二女兒都已證初果，又有很好的歸宿，三女兒 Sumanā 則證二果，但一直待字閨中，最後絕食身亡，轉生兜率天。須達哆雖然敬信佛法，其子 Kāla 卻不信佛法，經長者以金錢相誘，才答應去聽釋尊說法。至於長者的媳婦 Sujatā，則是個性傲慢，對僕人相當不好」（參 DPPN, I, 67–73, s. v. Anāthapiṇḍika；《增一阿含經》，大正 2，頁 820 下–頁 821 上）。

南傳佛典傳說，須達哆育有三女一男，但依漢譯《增一阿含經》所傳，須達哆有四子，而此四子不信佛法，長者以重金勸誘他們去聽法（本文 §3.3.2.5 之四；大正 2，頁 818 中–頁 819 中）<sup>301</sup>。而《增

<sup>301</sup> 依《雜寶藏經》第 67 緣〈須達長者婢歸依三寶生天緣〉（大正 4，頁 475 上），須達哆曾「以十萬兩金，雇人使歸依佛」。這樣的作法是否妥當，會有不同的意見。而就此一傳說來看，傳為安世高所譯的《阿那邠邸化七子經》（T 140，大正 2，頁 862 上–頁 863 上），則說須達哆有七子，但沒有如同《增一阿含經》相對應部分那樣，說到彌勒佛出世時的情節。

